

鄭振鐸 著

插圖本

中國文學史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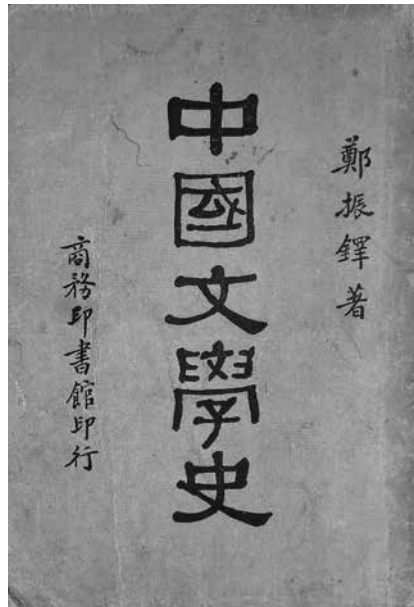


鄭振鐸



鄭振鐸（後左四）參加新中國首屆政協籌備工作期間與文藝界部分代表合影

抄本北大曾付心影印又於大因山房見姚氏
 今樂考證亦珍為秘笈後為陽卿所得北大
 亦嘗為之受印此行所獲良多歸裝固不似
 也今者世事大變陽卿墓木已拱蠅店亦已下
 世陽卿藏書盡散蠅店所藏頃亦為杭賈扶
 之以上求售予見明苧絲抄本錄鬼錄不能
 不動心索六十萬金乃舉債如其數得之函
 告斐雲斐雲云將為一跋以記之予乃述我輩訪
 書經過以脈斐雲嗚呼當時少年氣盛豪邁不
可一世今友朋之樂盡矣復誰是好書辭我輩
 者而斐雲與予亦垂暮矣辛丑年十月廿八日鄭振鐸



1930 年出版《中國文學史》書影



1932 年初版《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1898—1958)，字西諦，筆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著名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與沈雁冰等共同成立「文學研究會」，對中國新文學運動作出了卓越貢獻。早年從事編輯工作，曾主編《小說月報》、《文學》等刊物，1931年起先後任教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暨南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曾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等職。著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等，散文集《山中雜記》、《蟄居散記》等，以及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等。

出版緣起

1931—1932年初，上海、北平的一些報章出現這樣的報導：「鄭振鐸赴燕大授課，並搜集中國文學史料」「文學大師鄭西諦在燕園閉門著書，預測不久將有弘篇巨著問世……」

1932年12月，北平樸社推出一套四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作者正是鄭振鐸。也許是有感於中國文學的發展雖然已有數千年歷史，歷代文人騷客創造出無數輝煌燦爛的文學作品，卻沒有一部反映文學發展歷史的「文學史」——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最早悉數由外國人完成（日本笹川種郎1898年出版《中國文學史》、英國翟理斯1901年出版《中國文學史》），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卷首寫道：

我寫作這部《中國文學史》，並沒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甚麼「一家之言」。老實說，那些式樣的著作，如今還談不上。因為如今還不曾有過一部比較完備的中國文學史，足以指示讀者們以中國文學的整個發展的過程和整個的真實的面目呢。中國文學自來無史，有之當自最近二三十年始。

可見，正是痛感中國文學史研究之落後，令鄭振鐸決心編寫一部比較完備的、能夠顯示出中國文學的真實面目的中國文學史。1932年，這部皇皇巨著終於編寫完成。

在這部書裡，鄭振鐸首次把歷來不為文人雅士們所重視的彈詞、寶卷、小說、戲曲等所謂「俗文學」，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寫了進去，以他獨到的見解，為「俗文學」爭得了文學殿堂中的應有席位，因此「本書所包羅的材料，大約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書所未述及的」。

鄭振鐸特別提到這部「文學史」之所以冠以「插圖本」，是因「中國文學史的附入插圖，為本書作者第一次的嘗試。作者為了搜求本書所需要的插圖，頗費了若干年的苦辛。」書中精選了一百幾十幅與中國文學有關的十分精美而珍貴的古代木刻畫、名家繪畫等作為插圖。用珍稀精美的插圖豐富文學史，「古代故事、古詩詞因了版畫的緣故感染力真是使人到了低迴不已的地步」，不僅是新穎而吸引讀者的方法，對於研究者可以作為版本資料的索引以便進一步研究。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甫一面世，便在社會上引發強烈反響：

- 1932年10月10日北平圖書館的《讀書月刊》稱此書是「中國文化界和史學界上很大的貢獻」；
- 趙景深在《我與文學》一書中，讚揚此書材料新穎廣博，敘述美麗流暢，尤其在小說、戲曲等方面，論述了別人從未曾見過的作品；
- 魯迅先生在與友人的通信中，也數次提到「鄭君所作《中國文學史》」，向友人推薦閱讀；
- 1935年的《人間世》雜誌發起推薦「五十年來百部佳作」的評選活動，著名作家和學者如葉聖陶、夏丏尊、趙景深、陸侃如、馮沅君、章錫琛、王伯祥、徐調孚、周一鴻等人，都熱情地推薦了此書。

從1932年初版至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流傳近百年而不衰，據不完全統計，累計印數已超過20萬部，足見它是一部足以表現出中國文

學整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劃時代巨著，一部值得永久珍藏的經典之作。

是次出版，在最大限度還原作品原貌的基礎上，主要在如下方面做了處理：

- 以 1957 年版為底本，精編精校。《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 年初版，共 60 章。1957 年作家出版社重版時，精心訂正了初版的訛誤，並且在 60 章的基礎上又增加了 4 章，計 64 章。此次即採用 64 章的版本。
- 書中所涉人物的英文名、生卒年月，偶有與當前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對此進行了修正。
- 所引用的詩詞文章，依據古籍資料進行了精校。
- 將個別難以辨識的古字或異體字改為標準字，如「覩」改「睹」、「賸」改「剩」、「涅」改「涅」、「驗」改「驗」、「鬯」改「暢」等。
- 運用電腦技術將所有插圖重新處理，呈現更清晰的面貌。

希望通過新近的整理出版，不獨保有這部經典的不朽價值，也使今日讀者對中國文學的千年概貌，獲得新的體驗。真誠期待讀者諸君的批評指正。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

目 次

自 序	001
例 言	003
緒 論	007

上卷 古代文學

第 一 章 古代文學鳥瞰	019
第 二 章 文字的起源	024
第 三 章 最古的記載	032
第 四 章 詩經與楚辭	040
第 五 章 先秦的散文	071
第 六 章 秦與漢初文學	088
第 七 章 辭賦時代	096
第 八 章 五言詩的產生	104
第 九 章 漢代的歷史家與哲學家	120
第 十 章 建安時代	132
第十一章 魏與西晉的詩人	143
第十二章 玄談與其反響	159

中卷 中世文學

第十三章	中世文學鳥瞰.....	167
第十四章	南渡及宋的詩人們.....	173
第十五章	佛教文學的輸入.....	187
第十六章	新樂府辭.....	193
第十七章	齊梁詩人.....	199
第十八章	批評文學的發端.....	213
第十九章	故事集與笑談集.....	217
第二十章	六朝的辭賦.....	221
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	225
第二十二章	北朝的文學.....	247
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學.....	259
第二十四章	律詩的起來.....	277
第二十五章	開元天寶時代.....	294
第二十六章	杜甫.....	317
第二十七章	韓愈與白居易.....	337
第二十八章	古文運動.....	356
第二十九章	傳奇文的興起.....	365
第三十章	李商隱與溫庭筠.....	380
第三十一章	詞的起來.....	403
第三十二章	五代文學.....	412
第三十三章	變文的出現.....	431
第三十四章	西崑體及其反動.....	445

第三十五章	北宋詞人	456
第三十六章	江西詩派	496
第三十七章	古文運動的第二幕	507
第三十八章	鼓子詞與諸宮調	513
第三十九章	話本的產生	531
第四十章	戲文的起來	547
第四十一章	南宋詞人	560
第四十二章	南宋詩人	582
第四十三章	批評文學的復活	589
第四十四章	南宋散文與語錄	595
第四十五章	遼金文學	602
第四十六章	雜劇的鼎盛	608
第四十七章	戲文的進展	667
第四十八章	講史與英雄傳奇	683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們	712
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詩詞	734
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的散文	743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戲曲作家們	749
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進展	772
第五十四章	批評文學的進展	789
第五十五章	擬古運動的發生	795

下卷 近代文學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學鳥瞰.....	807
第五十七章	崑腔的起來.....	813
第五十八章	沈璟與湯顯祖.....	830
第五十九章	南雜劇的出現.....	859
第六十章	長篇小說的進展.....	878
第六十一章	擬古運動第二期.....	901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	910
第六十三章	嘉隆後的散曲作家們.....	927
第六十四章	阮大鍼與李玉.....	959

自序

我寫作這部《中國文學史》，並沒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甚麼「一家之言」。老實說，那些式樣的著作，如今還談不上。因為如今還不曾有過一部比較完備的中國文學史，足以指示讀者們以中國文學的整個發展的過程和整個的真實的面目的呢。中國文學自來無史，有之當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這二三十年間所刊佈的不下數十部的中國文學史，幾乎沒有幾部不是肢體殘廢，或患着貧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敘述的幾乎都有些缺憾。本來，文學史只是敘述些代表的作家與作品，不能必責其「求全求備」。但假如一部英國文學史而遺落了莎士比亞與狄更斯，一部意大利文學史而遺落了但丁與鮑卡契奧，那是可以原諒的小事嗎？許多中國文學史卻正都是患着這個不可原諒的絕大缺憾。唐、五代的許多「變文」，金、元的幾部「諸宮調」，宋、明的無數短篇平話，明、清的許多重要的寶卷、彈詞，有哪一部「中國文學史」曾經涉筆記載過？不必說是那些新發見的與未被人注意着的文體了，即為元、明文學的主幹的戲曲與小說，以及散曲的令套，他們又何嘗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敘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節的篇頁，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張旗鼓的去講河汾諸老，前後七子，以及甚麼桐城、陽湖。難道中國文學史的園地，便永遠被一班喊着「主上聖明，臣罪當誅」的奴性的士大夫們佔領着了嗎？難道幾篇無靈魂的隨意寫作的詩與散文，不妨塗抹了文學史上的好幾十頁的白紙，而那許多曾經打動了無量數平民的內心，使之歌，

使之泣，使之稱心的笑樂的真實的名著，反不得與之爭數十百行的篇頁麼？這是使我發願要寫一部比較的足以表現出中國文學整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的重要原因。這願發了十餘年，積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理就緒，刊行於世，總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這部中國文學史也並不會是最完備的一部。真實的偉大的名著，還時時在被發見，將來儘有需要改寫與增添的可能與必要。惟對於要進一步而寫甚麼「一家言」的名著的諸君，這或將是一部在不被摒棄之列的「燭火」罷。

公元 1932 年 6 月 4 日

鄭振鐸於北平

例言

一、中國文學史的編著，今日殆已盛極一時；三兩年來，所見無慮十餘種，惟類多因襲舊文。即有一二獨具新意者，亦每苦於材料的不充實。本書作者久有要編述一部比較能夠顯示出中國文學的真實面目的歷史之心，惜人事倥傯，僅出一冊而中止（即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一冊）。且即此一冊，其版今亦被毀於日兵的炮火之下，不復再得與讀者相見。因此發憤，先成此簡編，供一般讀者的應用。他日或仍能把那部較詳細的中國文學史完成問世。

二、許多中國文學史，取材的範圍往往未能包羅中國文學的全部。其僅以評述詩古文辭為事者無論了，即有從詩古文辭擴充到詞與曲的，擴充到近代的小說的，卻也未能使我們滿意。近十幾年來，已失的文體與已失的偉大的作品的發見，使我們的文學史幾乎要全易舊觀。決不是抱殘守缺所能了事的。若論述元劇而僅着力於《元曲選》，研究明曲而僅以《六十種曲》為研究的對象，探討宋、元話本，而僅以《京本通俗小說》為探討的極則者，今殆已非其時。本書作者對於這種新的發見，曾加以特殊的注意。故本書所論述者，在今日而論，可算是比較得完備的。

三、因此，本書所包羅的材料，大約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書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變文，宋、元的戲文與諸宮調，元、明的講史與散曲，明、清的短劇與民歌，以及寶卷、彈詞、鼓詞等等皆是。我們該感謝這幾年來殷勤搜輯那些偉大的未為世人所注意的著作的收藏家們。

沒有他們的努力與幫助，有許多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的作品是不會為我們所發見的。

四、他書大抵抄襲日人的舊著，將中國文學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換姓的表面上的政變為劃界。例如，中古期皆開始於隋，近古期皆終止於明。卻不知隋與唐初的文學是很難分別得開的；明末的文壇上的風尚到了清初的幾十年間也尚相承未變。如何可以硬生生的將一個相同的時代劈開為兩呢？本書就文學史上的自然的進展的趨勢，分為古代、中世及近代的三期，中世文學開始於東晉，即佛教文學的開始大量輸入的時期；近代文學開始於明代嘉靖時期，即開始於崑劇的產生及長篇小說的發展之時。每期之中，又各分為若干章，每章也都是就一個文學運動，一種文體，或一個文學流派的興衰起落而論述着的。

五、本書不欲多襲前人的論斷。但前人或當代的學者們的批評與論斷，可採者自甚多。本書凡採用他們的論斷的時候，自必一一舉出姓氏，以示不敢掠美，並註明所從出的書名、篇名。

六、中國文學史的附入插圖，為本書作者第一次的嘗試。作者為了搜求本書所需要的插圖，頗費了若干年的苦辛。作者以為插圖的作用，一方面固在於把許多著名作家的面目，或把許多我們所愛讀的書本的最原來的式樣，或把各書裡所寫的動人心魄的人物或其行事顯現在我們的面前；這當然是大足以增高讀者的興趣的。但另一方面卻更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使我們需要那些插圖的，那便是，在那些可靠的來源的插圖裡，意外的可以使我們得見各時代的真實的社會生活的情態。故本書所附插圖，於作家造像，書版式樣，書中人物圖像等等之外，並儘量搜羅各文學書裡足以表現時代生活的插圖，複製加入。

七、本書所附插圖，類多從最可靠的來源複製。作家的造像，尤為慎重，不欲以多為貴。在搜集所及的書本裡，珍秘的東西很不少，大抵

以宋以來的書籍裡所附的木版畫為採擷的主體，其次亦及於寫本。在本書的若干幅的圖像裡，所用的書籍不下一百餘種，其中大部分胥為世人所未見的孤本。一旦將那許多不常見的珍籍披露出來，本書作者也頗自引為快。為了搜求的艱難，如有當代作家，要想從本書插圖裡複製甚麼的話，希望他們能夠先行通知作者一聲。

八、得書之難，於今為甚。惡劣的書版，遍於坊間，其誤人不僅魯魚亥豕而已。較精的版本，則其為價之昂，每百十倍之。更有孤本珍籍，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在現在而言讀書，已不是從前那樣的抱殘守缺，或僅僅利用私家收藏所可滿意的了。一到了要研究一個比較專門的問題，便非博訪各個公私圖書館不可。本書於此，頗為注意。每於所論述的某書之下註明有若干種的不同的版本，以便讀者的訪求，間或加以簡略的說明。其於難得的不經見的珍籍，並就所知，註出收藏者的姓名（或圖書館名）。其有收藏者不欲宣佈的，則只好從缺。但那究竟是少數。

九、近來「目錄學」云云的一門學問，似甚流行；名人們開示「書目」的傾向，也已成風尚。但個人的嗜好不同，研究的學問各有專門，要他熟讀《四庫書目》，是無所用的，要他知道經史子集諸書的不同的版本，也是頗無謂的舉動。故所謂「目錄學」云云，是頗可致疑的一個中國式樣的東西。但讀書的指導，卻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關於每個專門問題，每件專門學問的參考書目的列示，乃是今日很需要的東西。本書於每章之後，列舉若干必要的參考書目，以供讀者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之需。

十、本書的論述着重於每一個文學運動，或每一種文體的興衰，故於史實發生的詳確的年月，或未為讀者所甚留意，特於全書之末，另列「年表」一部，以綜其要。

十一、「索引」為用至大，可以幫助讀者省了不少無謂的時力。古書的難讀，大都因沒有「索引」一類的東西之故。新近出版的著作，有索引者還是不多，本書特費一部分時力，編製「索引」，附於全書之後，以便

讀者的檢閱（以上兩種，尚未成稿）。

十二、本書的編著，為功非易。十餘年來，所耗的時力，直接間接，殆皆在於本書。隨時編作的文稿，不特盈尺而已。為了更詳盡的論述，不是一時所能完功，便特先致力於本書的寫作。故本書雖只是比較簡單的一部文學史的綱要，卻並不是一部草率的成就。

十三、本書的告成得諸好友們的幫助為多。珍籍的借讀，材料的搜輯，插圖的複製，疑難的質問，在在皆有賴於他們。該在此向他們致謝！在其中，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顧頡剛先生、郭紹虞先生和幾位藏書家尤為本書作者所難忘記。涵芬樓給予作者之便利最多；不幸在本書出版的前數月，涵芬樓竟已成為絳雲之續，珍籍秘冊，一時並燼。作者對此不可償贖的損失，敬伸哀悼之意！

十四、在這個多難的年代，出版一部書是談何容易的事。苟沒有許多友好的好意的鼓勵，本書或未必在今日與讀者相見。再者，本書的抄錄、校對，以劉師儀女士及我妻君箴之力為最多，應該一併致謝！

公元 1932 年 5 月 22 日

作者於北平

緒論

百科全書式的「正史」——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文學巨人」的影響——中國文學史的使命——其敘述的範圍——新材料的發見——辨偽的工作——官書與個人的著作——中國文學進展的兩個動力：民間創作與外來影響

一

所謂「歷史」，昔人曾稱之為「相斫書」，換一句話，便只是記載着戰爭大事，與乎政治變遷的。在從前，於上云的戰爭大事及政治變遷之外，確乎是沒有別的東西夠得上作為歷史的材料的。所以古時的歷史只不過是「相斫書」而已。然中國的史家，從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記載過去的「百科全書」，所以他們所取的材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孔子有「世家」，老、莊諸人有「列傳」，屈原、枚乘諸人亦有「列傳」，天官有「書」，藝文有「志」，乃至滑稽、貨殖亦復各有其「傳」。其所網羅的範圍是極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便也常常的被網羅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所謂《史記》、《漢書》諸「正史」者之中。

但文學史之成為「歷史」的一個專支，究竟還是近代的事。中國「文學史」的編作，尤為最近之事。翟理斯(A.Giles)的英文本《中國文學

史》，自稱為第一部的中國文學史，其第一版的出版期在公元 1901 年。中國人自著之中國文學史，最早的一部，似為出版於光緒三十年（1904 年）的林傳甲所著的一部。

最早的「文學史」都是注重於「文學作家」個人的活動的，換一句話，便是專門記載詩人、小說家、戲劇家等等的生平與其作品的。這顯然的可知所謂「文學史」者，不過乃是對於作家的與作品的鑑賞的或批判的「文學批評」之聯合，而以「時代」的天然次序「整齊劃一」之而已。像寫作《英國文學史》（公元 1864 年出版）的法人太痕（Taine，1828—1893），用時代、環境、民族的三個要素，以研究英國文學史的進展的，已很少見。北歐的大批評家，勃蘭兌斯（G.Brandes）也更注意於一支「文學主潮」的生與滅，一個文學運動的長與消。他們都不僅僅讚歎或批判每個作家的作品了；他們不僅僅為每個作家作傳記，下評語。他們乃是開始記載整個文學的史的進展的。

原來，自十九世紀以來，學者們對於「歷史」的概念，早已改變了一個方向。學者們都承認一部歷史絕對不是一部「相斫書」，更不是往古的許多英雄豪傑的傳記的集合體；而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歷史。乃是活的，不是死的；乃是記載整個人類的過去或整個民族的過去的生活方式的。所以現在的歷史，對於政治上的大人物，已不取崇拜的態度，只是當他作為一個社會活動中間的一員。正如托爾斯泰在他的《戰爭與和平》中之寫拿破崙一樣，他在那裡，已不是一個好像神話中的顯顯赫赫的人物，卻只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軍官。

隨了這個歷史的觀念的變更，文學史當然也便來了一個變更。也如歷史之不再以英雄豪傑為中心一樣，文學史早已不是「文學巨人」的傳記的集合體了。

但所謂「文學巨人」其成就究竟不同。他們的作品，其本身便是一種永在人間的崇高的創作物。我們乃是直接受其創作作品的感興，乃是直接

感受到他們的偉大的成就的。我們可以抹煞一般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成就，但我們決不能抹煞文壇上的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的工作。亞歷山大過去了，查理曼帝過去了。但一個詩人，或一個散文作家，或一個戲劇家，卻是永在的；他們將永遠的生活在我們的面前。只要我們讀着他們的永久不朽的創作物，我們便若面聆其談笑似的親切的與之同在。古代的希臘與羅馬是過去了，但我們如果讀着阿斯且洛士 (Aeschylus)、梭弗克里士 (Sophocles) 及優里辟特士 (Euripides) 的悲劇，魏琪爾的《阿尼特》(Virgil's *Aeneid*)，荷馬的《伊里亞特》與《亞特賽》(Homer's *Iliad and Odyssey*)，我們對於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情形，便也親切有如目睹。

所以文學史卻要仔細的論列到文學作家的生活。偉大的文學作品，本是大作家的最崇高的創造，當然是離不了作家的自身。所以文學史雖不竟是作家傳記的集合體，卻也不能不着重於作家的自身生活的記述。

然而「人」究竟是社會的動物；我們不相信有一個人曾是完全的「遺世而獨立」的。所謂「隱逸詩人」云云，他究竟還是人世間的活動的一員。他儘管不參加當時任何的政治等等的活動，然而他究竟是受了社會一切大事變的影響的。他的情感往往是最為豐富的，其感受性，當然也更為敏銳。所以無論甚麼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有他所生活着的那個時代的影響。那個時代的廣大人民的生活都會不期然而然的印染於他們的作品之上。

為了更深切的了解一個作家，我們便不能不去了解他所處的「時代」，正如我們之欲更深切的了解一部作品，便不能不去研究其作家的生平一樣。

文學史的任務，因此，便不僅僅成為一般大作家的傳記的集合體，也不僅僅是對於許多「文藝作品」的評判的集合體了。

但他還有一個更偉大的目的在！「時代」的與「種族的特性」的色彩，雖然深深的印染在文學的作品上，然而超出於這一切的因素之外，人類

的情思卻是很可驚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時代與民族的歧異，人類的最崇高的情思，卻竟是能夠互相了解的。在文學作品上，是沒有「人種」與「時代」的隔膜的。我們能夠了解美洲的紅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歐洲的斯坎德那維亞人，儘管他們和我們間隔得很遠，只要我們讀到了他們的神話與傳說，他們的文學的作品；我們也能夠了解遠古的巴比倫人、希臘人，乃至中世紀的匈奴族與諾曼人，儘管他們的時代離我們是很遠，只要我們讀到他們那個時代的創作物。

由此可知文學雖受時代與人種的深切的影響，其內在的精神卻是不朽的，一貫的，無古今之分，無中外之別。最原始的民族與最高貴的作家，其情緒的成就是未必相差得太遠的。我們要了解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學。

所以，文學乃是人類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產品，也便是人類的最可徵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歷史」。這個人類最崇高的精神，雖在不同的民族、時代與環境中變異着，在文學技術的進展裡演化着，然而卻原是一個，而且是永久繼續着的。

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便在於將這個人類最崇高的創造物文學在某一個環境、時代、人種之下的一切變異與進展表示出來；並表示出：人類的最崇高的精神與情緒的表現，原是無古今中外的隔膜的。其外型雖時時不同，其內在的情思卻是永久的不朽的在感動着一切時代與一切地域與一切民族的人類的。

一部世界的文學史，是記載人類各族的文學的成就之總簿；而一部某國的文學史，便是表達這一國的民族的精神上最崇高的成就的總簿。讀了某一國的文學史，較之讀了某一國的百十部的一般歷史書，當更容易於明瞭他們。

「中國文學史」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便是一部使一般人能夠了解我們往哲的偉大的精神與崇高的創作成就的重要書冊了。一方面，給我們自

己以策勵與對於先民的生活的充分的明瞭，一方面也給我們的許多友邦以對於我們的往昔與今日的了解。

二

文學史的目的既明，則其所敘述的範圍，當然很明白的便可以知道。蓋文學史所敘述的並不是每一部文學的作品，而是每一部最崇高的不朽的名著。但也不能沒有例外。有許多文學作品，其本身雖無甚內容，也無甚價值，卻是後來許多偉大作品的祖源，我們由流以溯源，便不能不講到他們；且這類材料，不僅僅論述一個文體的生長與發展所必須敘及，即說到要由文學上明瞭那個「時代」，也是絕好的資料。又有許多已成為文學史上爭論之焦點的東西或史料，或曾在文學史上發生過重大的影響，成為一支很有影響的派別與宗門的，例如「西崑體」詩，「江西派」詩等等，卻也不能不講述。——即使其內容是較空虛的。那些作品之所以產生與發展而成為一個宗門，一個大支，當然也自有其社會的背景與根據。

但於上述者外，文學史所講敘的範圍，在實際上也許更要廣大。原來文學這個名辭所包含的意義，本來不是截然的明白曉暢，像科學中之物理學、植物學等等一樣的。有許多低級趣味的讀物，像通俗的小說、劇本之類，表面上雖亦為文學的一體的一部分，實際上卻不能列入「作者之林」。但像許多科學上、史學上的名著，有時卻又因其具有文學趣味的關係，而也被公認為文學上的名著：例如莊子、荀況的哲學著作，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酈道元的《水經注》等等都是。

但一般人對於這種取捨卻常覺得很難判斷。《史記》、《漢書》可以算是文學，為甚麼《通鑑綱目》之類又不能算是文學呢？我們有何取捨的標準呢？我們知道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其間雖無深蘊的淵隄隔離着，卻

自有其天然的疆界；在此疆界內者則取之，在此疆界外者，則捨之。

這個疆界的土質是情緒，這個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學是藝術的一種，不美，當然不是文學；文學是產生於人類情緒之中的，無情緒當然更不是文學。

因了歷來對於文學觀念的混淆不清，中國文學史的範圍，似乎更難確定。至今日還有許多文學史的作者，將許多與文學漠不相干的東西寫入文學史之中去，同時還將許多文學史上應該講述的東西反而撇開去不談。

最早的幾部中國文學史簡直不能說是「文學史」，只是經、史、子、集的概論而已；而同時，他們又根據傳統的觀念——這個觀念最顯著的表現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將純文學的範圍縮小到只剩下「詩」與「散文」兩大類，而於「詩」之中，還撇開了「曲」——他們稱之為「詞餘」，甚至撇開了「詞」不談，以為這是小道；有時，甚至於散文中還撇開了非「正統」的駢文等等東西不談；於是文學史中所講述的純文學，便往往只剩下五七言詩，古樂府，以及「古文」。

我們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許多非文學的著作，而使之離開文學史的範圍之內，回到「經學史」、「哲學史」或學術思想史的他們自己的領土中去。同時更重要的卻是要把文學史中所應述的純文學的範圍放大，於詩歌中不僅包羅五七言古律詩，更要包羅着中世紀文學的精華——詞與散曲；於散文中，不僅包羅着古文與駢文等等，也還要包羅着被罵為野狐禪等等的政論文學，策士文學，與新聞文學之類；更重要的是，於詩歌、散文二大文體之外更要包羅着文學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戲劇、小說與「變文」（即後來之彈詞、寶卷）。這幾種文體，在中國文壇的遭際，最為不幸。他們被壓伏在正統派的作品之下，久不為人所重視；甚至為人所忘記，所蔑視。直到了最近數十年來方才有人在談着。我們現在是要給他們以歷來所未有的重視與詳細的講述的了！

但這種新的資料，自小說、戲劇以至寶卷、彈詞、民歌等等，因為實在被遺忘得太久了的原故，對於他們的有系統的研究與講述便成了異常困難的工作。我們常常感覺到，如今在編述着中國文學史，不僅僅是在編述，卻常常是在發見。我們時時的發見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變文，《元刊平話五種》，《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之類。這種發見，其重要實在不下於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里底（Crete）諸古址的發掘。有時且需要變更了許多已成的結論。這種發見還正在繼續進行着，正如一個偉大的故國遺址，還正在發掘的進行中一樣。這使我們編述中國文學史感覺到異常困難，因為新材料的不絕發見，便時時要影響到舊結論的變更與修改；但同時卻又使我們感覺到異常的興奮，因為時時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資料，一個新的刺激，有時，我們自己也許還是一個執鏟去土的從事發掘工作的人。

三

還有一件事我們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偽。中國文學史的歷程，實在是太長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論，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來歷。對於遠古的在《詩經》與《楚辭》以前的詩歌，其靠不住的性質，是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的。所傳黃帝時代的《彈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類，當然是不可信的；即《堯典》中所載的君臣賡和之作也都是後人的記載。大約在馮惟訥《古詩紀》的古逸一部，詩歌中可信的實在不多。但不僅遠古的著作如此，即較為近代的東西也還是有許多的爭論。《西遊記》小說向來視為元人丘長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論定為明人吳承恩的創作。而相傳的李陵、蘇武的五言詩其真偽也是紛紜不已。有許多的謬誤的觀念，便往往因此而構成。且舉一個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選本，載了一篇向未被發見過的建安七子時代的王粲《月賦》；居然有許

多人相信其為一篇真實的佚文的發見，將其補入漢、魏辭賦之林。但經了細心的批評家的研究，原來這一篇賦便是謝莊的著名的《月賦》！《月賦》的開頭假託着「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於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沉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選者目未睹《文選》，便徑定為仲宣之作。類此的可笑的作偽，尚未為我們所覺察者，當更為不少。史料的謹慎的搜輯，在中國文學史的編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個問題。

四

「歷史」的論著為宏偉的巨業，每是集體的創作，但也常是個人的工作。以《史記》般的包羅萬有的巨著，卻也只是出於司馬遷一人之手。希臘的歷史之父希洛多托士 (Herodotus) 的史書，也是他個人的作品。文學史也是如此，歷來都是個人的著作。但個人著作的文學史，卻也有個區別：有的只是總述他人已得的成績與見解而整理排比之的，這可以說是「述」，不是「作」；有一種卻是表現着作者特創的批評見解與特殊的史料的，那便是「作」，而不是「述」了。

本書雖是個人的著作，卻只是「述而不作」的一部平庸的書，並沒有甚麼特殊的見解與主張。然而在一盤散沙似的史料的堆積中，在時時不斷的發見新史料的環境裡卻有求僅止於「述而不作」而不可能者。新材料實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第一次來整理，來講述的。這當然使著者感覺到自己工作的艱巨難任，但同時卻也未嘗沒有些新鮮的感覺與趣味。

「官書」成於眾人之手，往往不為人所重視。蕭衍的《通史》的不傳，此當為其一因；宋、金、元、明諸史之所以不及個人著作的《史》、《漢》、

《三國》乃至《新唐》、《五代》諸史，此當亦為其一因。但因了近代的急驟的進步與專門化的傾向，個人專業的歷史著作，卻又回到「眾力合作」的一條路上去。這個傾向是愈趨愈顯明的。其初是各種百科全書的分工合作化；其次便是大字典的分工合作化（例如《牛津字典》）；最後，這個「通力合作」的趨向，便侵入歷史界中來。例如一部十餘巨冊的《英國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這種專家合作的史書，其成就實遠過於中國往昔的「官書」，但有一點卻與「官書」同病。個人的著作，論斷有時不免偏激，敘述卻是一貫的。合作之書，出於眾手，雖不至前後自相背謬，而文體的駁雜，卻不可掩。所以一般「專家合作」的史書，往往也如百科全書一樣，只成了書架上的參考之物。而成為學者誦讀之資的史書，當然還是個人的著述。

五

有一個重要的原動力，催促我們的文學向前發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間文學的發展。原來民間文學這個東西，是切合於民間的生活的。隨了時代的進展，他們便也時時刻刻的在進展着。他們的型式，便也是時時刻刻在變動着，永遠不能有一個一成不變或永久固定的定型。又民眾的生活又是隨了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這種文學便也隨了地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式樣與風格。這使我們的「草野文學」成為很繁曠、很豐盛的產品。但這種產品卻並不是永久安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久自安於「草野」的粗鄙的本色的。他們自身常在發展，常在前進。一方面，他們在空間方面漸漸的擴大了，常由地方性的而變為普遍性的；一方面他們在質的方面，又在精深的向前進步，由「草野」的而漸漸的成為文人學士的。這便是我們的文學不至永遠被拘繫於「古典」的舊堡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我們的文學也深受外來文學——特別是印度文學——的影響。這無庸其諱言之。沒有了她們的影響，則我們的文學中，恐怕難得產生那末偉大的諸文體，像「變文」等等的了。她們使我們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的生命；發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動力。中國文學所接受於她們的恩賜是很深巨的，正如我們所受到的宗教上，藝術上，音樂上的影響一樣，也正如俄國文學之深受英、法、德羅曼文學的影響一樣。而在現在，我們所受到的外來文學的影響恐怕更要深，更要巨。這是天然的一個重要的誘因，外國文學的輸入，往往會成了本國文學的改革與進展。這，在每一國的文學史的篇頁上都可以見到。雖然從前每一位中國文學史家不曾覺察到這事實，我們卻非於此深加注意不可。外來的影響，其重要性蓋實過於我們所自知。

原來，我們的詩人們與散文家們大部分都是在「擬古」的風氣中討生活的。然另一方面，卻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先驅者在篳路藍縷的開闢荊荒，或勇敢的接受了外來文學的影響，或毫不遲疑的採用了民間創作的形式。雖時時受到迫害，他們卻是不餒不悔的。這使我們的文學乃時時的在進展，時時有光榮的新巨作，新文體的產生。先驅者在前走着；於是「古典主義者」便也往往攜其所學而跟隨着，而形成了一個大時代。作者們的結習雖深，卻阻礙不了時代的自然的前進。一部分的文人學士，雖時時高喚着復古，刻意求工的模仿着古人，然時代與民眾卻即在他們的呼聲所不到之處，暗地裡產生了不少偉大的作品。到了後來，則時代與民眾又壓迫着文人學士採取這個新的文學型式。當民眾文藝初次與文人學士相接觸時，其結果便產生了一個大時代。過了一個時代，這個新的型式，又漸漸成為古董而為時代及民眾所捨棄，他們又自去別創一種新的文學型式出來。五代、宋之詞，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彈詞，近數十年來的皮黃戲，其進展都是沿了這個方式走的。

對於這些重要的進展的消息，乃是著者所深切的感到興趣的。